

（七）地藏傳說之一生幾世

無名墓碑

「固突巴斯爾亞」被認同為星空第二進化紀文明的發源地。其都城氣象萬千，號稱萬里繁華。尤其是城中的「恆時儲識庫」，聲名傳遍整個星空，因為儲識庫為所有文明國度貯藏了他們的文化，歷史和技術。由於其前身「星空萬載館」在第一紀星空大戰之中徹底被焚毀，這個世代的「恆時儲識庫」是用特別材料建造，建築技術更是當代結晶品。除了有超級保護力牆之外，故老相傳還有「靈」和「念」兩種非物質的能力永恆地保護著這個知識庫。又傳說有著善良心靈的生命才可以進入核心地帶解讀最珍貴知識，故所以就算騙到一張「許可証」，也沒有機會可以通過「靈」和「念」力的精密檢查。更有神話和傳說言道，是擁有永恆生命的第一代「恆時儲識庫」庫主在守護著這個她一手建立的基業。

要進入「恆時儲識庫」，就必需通過一個非常大的花園。準確來說，那是一個墳園，一個紀念花園。美麗花團間豎立了很多柱形墓碑，刻著因工殉職的「管員」名字。

「恆時儲識庫」的大部分地段長年對外開放，這個大花園更是個觀光重點，除了奇花異草可值觀賞，還有一個個探索星空的英雄故事。而其中最為都城市民樂道的乃是一個無名墓碑。據說很久之前，碑上名字被人磨去。

遠古之前，一雙結了『伴』的管員接受任命，前往極遙遠星空，尋覓被稱為『唯一靈識』的智慧。後來這雙管員失去聯絡，行蹤不明。恆時儲識庫庫主於是為他們豎立墓碑。很久之後，其中一個管員的『行裝』被發現在星空中漂浮。幾經救治那個管員才醒轉過來和慢慢痊癒。這件事件引起了廣泛迷惑，因為「固突巴斯爾亞」生命有非常奇特的生理。兩個個體一旦結『伴』，其生理會緊密連結起來，能力因而倍增，但如果某一單體受傷，『伴』亦會同時遭殃。那個被救生存的管員，雖然終於完全康復，但是她的記憶卻變得肢離破碎，無法講述其歷險遭遇。盡管如此，她和『伴』以前的一切生活細節和愛情卻不模糊。最後她認為既然自己康復了，她的『伴』也應該逃過大限，在星空某處等著自己。

註：『行裝』，星空下高級生命的物性載具，近始人類的身體，但顯然有無上的能力，令到生命延長，也可以在星空間作無限制的旅行，當然更有防禦和攻擊能力。行裝也成為生命間物性接觸的介面。

『伴』，指星空下高級生命的親密關係，相似人類的夫妻。可是星空生命的性別較人類複雜，結伴的對象也於是多樣化。

一個早上，她去到墓園中為自己和『伴』所豎立的石碑前面，將名字磨去，然後對著星空發誓，一定要尋找到愛『伴』，假如回不來的話，石碑也不需再刻上名字。庫主尊重這個管員的誓言，所以墳園有了這個無名墓碑。「固突巴斯爾亞」生命體的生理

進化與愛情息息相關，一向最重視愛情，時至今時今日，一到節日假期，便有大堆市民到來憑吊甚至參拜。

訪問

「中日戰爭後期，第五軍團被調到中南半島作戰。由於泰國政府傾向於日軍，日軍又封鎖了中國遠征軍的退路，中國軍團可算是腹背受敵。司令部於是通令遠征軍向印度撤退，等候反攻的時機。當時我和部隊在廣西佈防，消息傳來時就令人氣餒！」

「依妮對我說，大撤退時，黎福來所屬營部負責殿後，阻截日軍對撤退大軍的狙擊。他們兵力當然不會太多，但大家都抱著必死決心，以保護大軍安全撤退。之後就沒有人見過黎福來那個部隊，團部認為全營已經為國犧牲。但是，抗戰勝利之後，依妮決定向西尋覓這個營部的下落。」

「可恨的是抗戰勝利並沒有帶來一點和平，中國隨即爆發更為激烈的內戰，中央政府的軍隊逐個被擊破。我的團部在西南面突圍成功，向泰柬邊境方向撤退，依妮是合格護士，就混在軍隊裡面。當時我並不知道她是借助軍隊的保護，萬里關山來到西南地域尋找黎福來。」

「後來我知道她性格，依妮是名。這個名字有點奇特，並不像是中國人的名字。依妮告訴我她是一個混血兒，母親是苗族女子，父親卻是法國人。格是父親的姓。依妮也是父親取的名字。依妮父親是一個探險家和醫生。中國最後一個皇朝被推翻之前，他和探險隊進入一個不與外人來往的苗族聚居地方，想揭開苗人「醫學」之迷和祕密。探險隊所有成員都在那個苗區被殺害喪生，他之所以能夠逃出死門關，完全因為這個苗族中一個掌管「巫醫術」的女子喜歡上他。這個女孩子，亦即是依妮的母親，拋棄了族中崇高地位，帶著愛人逃出山區，然後結了婚。當這個法國醫生準備帶著妻子離開正被戰火摧殘的中國，這個苗族巫女告訴丈夫，由於她背叛了部族，破壞了誓言，已經觸動了她與生俱來的巫術禁制，可算時日無多了。最初，這個醫生拒絕接受這個殘酷現實，但妻子的健康迅速惡化，痛苦每日增加，於是他帶著妻子回去哪個神祕部族，希望僥倖能夠得到寬容饒恕，獲得解除咒語所加的禍害。」

「吳老先生，人類的情操有時可真是高尚，這個醫生也知道自己回去，就等於死路一條，但為了給予妻子一線生機而勇往直前，天地之間沒有比愛情更偉大了！」

「是哩，我經歷大時代連場戰亂，人性在生死存亡一刻固然有非常負面的一邊，但也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行為。」

「他們回到那個部落，但卻墮入一個大陰謀裏面。詳情可能就是連格依妮也不大清楚。她長大後，父母親只告訴格依妮他們最終被神靈救出生天。」

「神靈？甚麼神祇呢？」

「小姐是現代人，又在西方長大，當然不會相信中國鬼神之說。就算依妮講的苗族巫術，可能也以為是迷信罷。我在廣西，雲南和湘西服役頗長時間，卻見過幾個真實個案，所以當聽到依妮的敘述，只覺得神奇秘幻，而並無質疑。況且，在此之前，我已發覺依妮有些特別。」

「她也懂得巫術？」

「不是，不是。就算真有巫術，也只是極少極少數人懂得，我就從未遇到一個

，否則當年抗戰時，我們只要建立一支巫術特攻隊，便可戰無不勝了。說到依妮特別的地方，怎樣說呢！」

老軍人在此稍作停頓，雙眼望向窗外遠方，好像想將遙遠的過去拉近一點。

「那時天下大亂，比抗戰時更糟。打鬼子時我們也算敵我分明，內戰時卻是自相殘殺。敵友難分。更有甚者的是，往往昨日還是友軍，今日卻要在沙場死戰。死都不瞑目啊！那時我們三面受到包圍，師長只好下令整個師團個別向西南不毛之地突圍，跨過原始熱帶雨林進入泰柬地區。後來大家都知道，那一條路其實和死路差不多。我隸屬的團就只有半數人逃過鬼門關。但是我的一營兄弟卻沒有太大傷亡，假如依妮不是和我們在一塊兒，我看惡運不會放過我們。」

「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沒有詳細地圖。就算是有，都沒有路哩。一進入山區深處，四週都是林木霧氣，大白天都是暗沉沉，夜晚更是星月都不可見。我們經常都要砍下稠密的樹藤橫枝，有著劇毒的蛇蟲每分鐘都可能出現向你攻擊，防不勝防。我們雖然有個醫療小隊，但裝備簡單，又沒有甚麼藥物可以派上用場。一經咬傷，就只有等死。」老人家稍為一停，然後說道：「那次應該是依妮第一次救了我們。」

老軍官很久沒有說這麼多話了，顯得有點累，於是停了一停，又閉上了眼睛，好讓思潮回到那天殺般的原始森林，雖然如是艱難兇險，但也有片刻的溫柔吧！當老軍官再打開雙目時，眼神露出光彩。

「那次我帶了十幾個部下砍伐林木，開闢一條通道讓大隊前進。那時軍心徬徨，我雖然是營長，也選擇和士兵一塊幹粗活。大家小心翼翼，但是依然將一個大蜂巢連橫枝一塊斫了下來。我們也早有準備，負責開路的兵士都穿上沒有破洞的軍服，也用布條包著手掌和頭臉，只露出雙眼。大蜂巢跌到地上，迅速地飛出百多隻巨蜂，嗡嗡聲到處飛舞，我們立即將斧頭等工具拋下，雙手遮蔽著眼睛，原地站著不動，希望蜂群返回巢中。可是巨蜂像有特別觸覺，只圍著我們團團轉，更有些發動了攻擊。雖然明知它們的毒針穿不過衣衫布條，但那種高頻的嗡嗡聲令人極度緊張和驚駭，而且好像越來越多毒蜂從四方八面趕回來保衛蜂巢。其中一個隊員抵受不了精神壓力，大聲瘋叫了起來，雙手離開了眼睛，去拍打巨蜂，後果也可想像得到。同伴淒厲痛苦的慘叫聲不比毒針遜色，另外一個隊員也跟著瘋了一樣發狂起來。我那時也差不多崩潰，於是用口哨通知隊員逃生。但三面都是密林，我們只有向原路逃跑。其實那很是愚蠢，因為會將蜂群引到大隊那一邊，那就有更多人傷亡。不過那時就是想不起來。拚命往後面跑時，我忽然看見有幾個醫療小隊的人向我們這邊跑過來。兩個同伴的慘叫聲一定驚動了他們趕過來幫忙。我拼命地打手勢，也用口哨通知他們向原路跑回去。他們明白了訊號，也可能看到了我們身後的蜂群，於是立即轉身就跑。但是，其中一個女護士，卻沒有這樣做，手中拿著一個用大葉和藤鬚結成的掃帚，加緊地跑過來。我知道用掃帚拍打蜂群只會更加激怒它們，她只會慘死。我不加思索，當她跑近我的時候，就大叫一聲要她伏到地上，雙手迅速將她那細少的身軀抱住，就一塊兒滾到地上。那時我剛好壓在她的上面，見到她有帽子，但臉兒卻沒有遮蓋，便立即用雙手手掌按著她的臉，自己的眼睛則壓在掌背上，低聲重覆叫著「不要動」和「對不起」！這個姿勢真的很不禮貌，幸好其他伙伴都向大隊狂奔而去，並沒有人注意到。幸好依妮也明白我的用意，並沒有掙扎！我們就這樣地躺伏著等候。好奇怪，自從伏到地上，我就沒有聽到蜂群的嗡嗡聲。過了一兩分鐘，我將手指鬆開一條細線，叫依妮看看

是否還有毒蜂在附近。她搖搖頭。我便移開按在她臉上的雙手，撐到地上爬起來。她這時才大聲呼起氣來，因為我太緊張而過度用力按住她了。雖然她急速地呼吸，但依然用她嬌小玲瓏的聲音對我說：「營長，多謝你救了我！」

這時老人家因為一口氣說了這麼長的一番話，有點喘氣，訪客便斟了一杯熱茶給他！讓他歇息一會。

「奇怪，這好像是你救了她啊！」

老軍官沒有即時回答。思維似乎依然留在那一個時刻裏面。一會兒，他才繼續敘述以後的經歷。

「妳聽我說下去吧。那時我雙手撐在地下，正準備爬起身來。我忽然看到了一件古怪的事情。原來當我們滾伏到地面上時，她的頭部剛剛躺在一個蟻穴的旁邊，我看見無數像小蒼蠅一樣大小的赤紅色螞蟥正從洞穴中飛快地爬出來，然後向四方八面奔爬開去，好像蟻穴中正好有著一隻食蟻怪獸。但是極為奇怪，竟沒有一隻巨蟻向她的頭臉爬過來。那時我驚魂未定，祇是覺得很奇怪，卻沒有思索其中原因。我急急地扶著她站起來，見到她臉上全是灰塵和腐葉，於是便用布條替她清潔。跟著那一刻中，我看到了我人生中見過的最美麗最溫柔臉容。之後，我才感受到了小說中常說的那句甚麼願意一刻變成永恆的意境。」

「後來，依妮告訴我，一般女孩子都害怕蛇蟲鼠蟻，她卻是例外，反過來毒蛇毒蟲會害怕她。小孩子時母親便解釋說，她們苗族人世居蠻荒之地，並不會懼怕這些小動物。她長大了一點，母親便將往事點點滴滴的告訴她，解釋說她自己是苗族巫女，天生了一種氣質令到蛇蟲驚怕，長輩更教導她指揮這些蛇蟲的法術，不過全族人也因為這種法術而死光了。」

「這都是依妮她自己說的？」

「是的。不過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自從那次一塊兒避過毒蜂和巨蟻，依妮含蓄的要求我不要離她太遠，那時候我是會錯意了，以為依妮也對我有意思。我一直沒有成親，總覺得亂世之中，朝不保夕，無謂拖累別人。當然主要的原因還是沒有遇到有緣人。不過自從那次這麼貼近看到依妮，我就有了全新的覺悟，當你有一個要保護的人，生命立時有了更新的意義，生存才有光輝。所以我也有點私心盡量靠近她，以便有危險時去保護她。我有好幾次發覺毒蛇從樹上掉下來，竟然像發冷一樣癱瘓在地上，任由宰割。不過依妮有個好心腸，總是勸說不知名的毒蛇不能亂吃，又說上天有好生之德，勸告大家要積德放生。總之有她在一旁，都沒有人會被毒蛇毒蟲咬傷。當時我就想都沒有想過，是她保護了我們啊！」

「後來又怎樣呢？」

「當時是改朝換代的大戰役。政府失去了民心，軍隊也就失去了士氣，我知道失敗是早晚事情。戰略失誤和領導不當只是將日期縮短。但親身經歷元江會戰，看著幾萬人的軍隊在一日之間化為烏有，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到今時今日依然覺得無限的冤枉啊！突圍那段時間，四面八方，不是敵人的軍隊，便是倒戈相向的叛軍。只有幾個團部沖出了重圍，向著西面不毛之地撤退。但敵人依然不肯放過我們，窮追不捨。我們祇好決定越過蠻荒，轉入泰柬邊境暫避，然後等撤退到南方的政府接返國土。在大森林裏面，我們幾次迷失方向，又要躲避風雨和不時出現的瘴氣，兼且要照顧受傷病倒的兄弟，所以走得很緩慢。當重見天日的時候，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跳起來，萬萬想不到以後的日子更為艱難痛苦，所有軍民都客死蠻荒，死不瞑目啊。我時常會想

，死在戰場或森林裏不是較為幸福嗎？只不過就不會遇上依妮了！」

說到這裏，老軍人的聲音有點哽咽，他閉上了雙目，眼淚卻從眼簾邊流下來。訪客彷彿也知道這一段淒痛的歷史，她拿出一塊白色卻帶著清香的手帕，替老人家抹走淚水後，再靜靜地在那裏耐心等待，沒有繼續追問。

老人家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但始終是年紀大了，思考並不清晰，於是反問訪客：「我們說到哪裏呢？」

「那麼依妮又是…」，訪客有了一點遲疑，思考著問題是否恰當。

這一次是老人家等候訪客進一步發問。

「真是對不起！我在大堂中見到有個神位，寫著吳格伊妮的名字，她又是那個時候過世的？」

意料之外，老人家並沒有激動，反而眼神流露出一種溫柔的神采。

「妳慢慢聽我說。我們在半年之後成了親。在這半年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不過我已經感覺到前途茫茫。集結在南方的政府大軍沒有能力反攻，已經撤退到海上一個大島嶼，作為最後基地。但是撤退後的政府，卻一乾二淨地遺忘了我們這批在異域的軍民，沒有人知道原因。又過了一年，伊妮替我生了一個兒子，他週歲的那個晚上，她第一次提到黎福來這個名字。」

老人家的神情露出疑惑，稍為一停。

「這幾十年來，我真是有太多疑問。也沒有甚麼人可以說說。出版的自傳裏面又不想放入太多離奇古怪的遭遇，削弱了歷史性，累得妳老遠跑來訪問我，不過我真的想有人共同研究一下！我的書出版了也有一段時日，信件我也收到不少，但為了某些內容而來到這裏跟我見面，卻是小之又小，而只是問及依妮這個部分的，就只有妳和另一位小姐吧了！」

「啊！在我之前已經有人來過問及你和太太的事！那是一位女仕？她是怎麼模樣的？」訪客又點詫異。

「妳這樣問我，本來是很普通，不過我的回答可能令妳疑惑，因為我實在無法可以描述她，不要以為我老眼昏花，怎麼說好呢，那種感覺就好像她面上蓋了一塊稀紗一樣，不要說她的臉，過份的說，她整個人好像都藏在霧紗之中！不過我一大把年紀，稀奇古怪的事見得多，也沒有太在意。我們還是先繼續講依妮的事罷！」

「那一個晚上是我第一次聽到黎福來這個名字。許多年之後，我重訪舊政權屯駐的南方島嶼，有機會查看第五軍的營部名策，的確有這個人名。我還打聽到，黎福來有個親哥哥，曾經是黃埔軍校教官，而且是個團長，跟隨大軍撤退到島上。我於是造訪老團長，查詢黎福來的事。奇怪得很，老團長堅信弟弟沒有可能在那一役戰死，因為他有個『保護神』。他告訴我黎福來在參加軍隊之前有過一段古怪和豔麗的遭遇，那可是題外話吧！回到那個晚上，依妮卻說從來沒有真正見過黎福來，就算我解釋清楚，一般人依然沒法接受和明白的。」

格依妮

「依妮是遺傳了母親巫女的氣質。但除此之外，還有一樣奇怪之處。依妮說母親告訴她，很少時候就覺得好像有個親人在很遙遠的地方，她時常可以在靜坐時或入

睡後見到那個和她長得一模一樣的人，也隱約可以通過她，看到外面的世界，感受到她的喜怒哀樂。後來照顧她母親的婆婆說，她有一個雙胞胎妹妹，一出生後就被族中的壞人拋棄到深山之中。後來依妮母親終於遇到這個妹妹。」

「依妮說她也有母親這種感覺，她自有記憶之後，腦裏面就有很多古怪的畫面，大部分都是朦朧不清，也有人物在裏面。少時候不以為意，因為畫面並不清晰。後來聽到母親的故事，依妮以為這是正常的。年紀漸長後，她漸漸受到困惑，但她不敢跟母親說，因為她是個女孩子。隨著年齡漸長，見到的影像也越發清晰，畫面包括了她和人親密交好，她也感同身受，她不討厭這些感覺，甚至喜愛。當她是少女時，由於她生得漂亮，也就有英俊的男孩子追求她，但她卻對他們一點感覺也沒有。她漸漸地認為自己一定有毛病了。後來她進入護士學校，知道有心理和精神病這回事，只好當自己有個怪病，反正病情並不嚴重，又沒有這樣的醫生，不對人說便好了。」

「畢業後她到醫院工作，也有醫生追求她，她也不理他們。漸漸地就有些令人難聽的閒言閒語。她不計較這些，但腦海中翻騰的畫面卻越來越令她感到迷亂，在深夜醒來，她每每覺得好像在另外一個世界過了一輩子。而經常和她親愛的人物也越來越真實，她知道了他的名字和樣貌，不久也知道他的職業。就在這時，中日戰火燒到了上海的英租界。那時依妮的父親已經去世多年，母親的健康也走下坡。但是老人家決定和依妮向四川逃難。雖然那是抗戰政府的根據地，並未被日本佔領，但這並不是個理由。依妮的母親想回到「故鄉」等候生命最後一刻。此外，那個隱伏在高山大林中的小山谷，不熟識道路是根本找不到的，可能比隨時被日軍攻陷的四川安全得多。依妮是一個沒有甚麼主意的姑娘，另外一方面，她覺得黎福來這個人是在西面，所以就跟隨從上海撤退的大軍向西逃亡。幸好依妮是合格護士，那是軍隊裏最吃香的工作，所以她得到一定的保護和糧食，路途驚險，卻毫無損傷地到達四川。她們跟著轉向南走，這條路比較難走和辛苦，但她們終於安然到達山區。」

「她的母親一面慢慢走，一面回憶細訴她最初如何帶著依妮父親從部落中逃來，後來父親又怎樣一步一步背負著毒咒發作的她回到部落之中請求解藥。她們通過很多由毒蛇毒蟲守護的關卡，這些毒物卻彷彿知道以前的主人回來，只會圍著她們跳舞，沒有發出一點攻擊。最後她們來到一個山谷。依妮母親說，這個村落曾經是世外桃源，住著近千個苗族人，山谷入口處除了有毒蛇瘴氣把守，更有遠古時代天神留下的『結界』保護，族中有『咒語巫師』保護民眾。不過後來『咒語巫師』互相爭鬥內鬨，企圖奪取對方的巫術知識，做成大亂，終於給外來的邪魔屠滅了全村。

依妮母親說，惡魔破壞土地樹林，屠殺所有村民和巫師，便來追殺她跟丈夫和妹妹。她們幸而和有神力的祭師在一起，而幸免於難。

二十多年來，土地已經回復了生機，樹林重新豎立，就是再沒有一個人了。她們於是在這寧靜安祥的山谷住了下來，依妮母親一早有所準備，帶來不同種類的種子，開始自耕自足生活。

依妮在這塊土地生活後，最初還有黎福來的影象，但慢慢就淡下去，失去了這個男人的消息，只知道他最後參加中南半島遠征軍，在泰國撤退戰中下落不明。不單只黎福來的影象沒有了，她像是在其他陌生世界生活過無數世代的畫面也淡出腦海。她懂事後從來就沒有感到這般寧靜。

幾年之後，母親終於過世。臨死時依妮總覺得母親好像有千言萬語要說出口，但最後都沒有說個明白。母親死前將地圖和一條掛在頸間的心型紅玉交給依妮，告許

她有個阿姨名叫白玉，在極遙遠的美國居住。又囑咐依妮如果覺得沈悶，就可以返回鬧市，看看戰爭是否已經停息。又過了一年多，依妮離開了山谷，回到凡塵俗世，對日抗戰已經勝利。她自懂事以來就受到腦海中轉來轉去的畫面迷惑，並沒有甚麼人生目標，除了父母親之外，黎福來可算是最親密的人，於是她又參加了軍隊，繼續向西尋找這個從未見過面的人。」

訪客的雪白脖子掛著一條鮮紅色的繩帶。她解了下來，只見到繩帶穿著一塊心型的小白玉。跟著她放到桌上。

「老先生，依妮母親的心型紅玉如否跟這塊玉石相似？」

老軍官輕輕驚呼一聲，然後從衫袋裏取出一個小布囊，從裏面拿出一條白色繩帶，繩帶繫著一塊鮮紅如血的心型小玉。老人家將兩件飾物排在一起，就發覺心型的玉石隨了顏色各異之外，心的形狀也並不對稱，紅玉的心角弧弧彎向左面，而白玉彎向右面。

老軍官閉上雙目，雙手按著兩塊玉石一刻。又注視兩塊玉石一會，然後說道：

「如果薛姑娘這塊白玉是來自父母親，我可以肯定妳和依妮一定是至親了。依妮留給我的這塊紅玉，是她母親給的遺物。母親是雙胞胎，依妮祖父是族中玉石場的普通工匠。出世前一個巫醫便知道是雙胞胎的姐妹，於是依妮祖父便取了一些碎玉，雕成不同心形的玉石。姐姐起了名字叫紅玉，於是佩帶了這塊紅玉。妹妹的名字是白玉，當然就佩帶了這塊白色小玉。這對玉石跟其他心形玉石不同之處是心角弧弧向外彎開去。另外一處特別的地方，這條繩帶是用她們部落中特種的蠶絲和顏料所製，可以說是永不斷絲和褪色。」

老軍官停了一停，將紅玉交還女訪客。然後再繼續說：

「我的老家在太原開了一間首飾店，自少就跟老爹學習辨別真假玉石。我有個很漂亮的姐姐。那一年我十六歲，姐姐遇上一個新來駐防的小軍閥，他又騙又搶地捉了姐姐去洞房，第二日姐姐跳井自盡，老爹老媽無比傷痛，先後在一年中過世，我痛恨軍閥害人，將小店結業，拿了錢到南部廣州，考上黃埔軍校，希望參加北伐。但是北伐戰爭在我畢業前結束，中日的爭端卻正白熱化，噢！老人家的話真多，枝節說個不停。我本來只是想告訴妳，我雖然一生從戎，但監辨玉石的知識和能力卻是沒有忘記。這兩塊玉並不是甚麼珍貴貨色。這其實很合理，父親只是普通工匠吧，不可能得到珍貴玉石！」

「話雖如此，但是，這兩塊玉石卻有著它們獨特之處！不知道妳的父母親是否有所講解過？」

「老先生不知是指那方面呢？我從來沒有見過爹媽，他們在我出生後不久便逝世，我是祖母帶大的，她在過世前幾年將這件首飾交給我。在我心中祖母是個傳奇人物，她旅行過的地方真多，家裏藏了很多各地的特產和文物，不過最為引人入勝，還是那些各地獨特的風土人情和她的歷險故事。這個白玉，我自有記憶以來，便見到她帶在頸上。她交到我手中時，希望我有朝一日會憑藉這件首飾找到親人。根據老人家的敘述，我也相信格依妮的母親就是祖母的姐姐，也即是我的姨婆。請問她有沒有提過雙胞胎的妹妹呢？」

「沒有詳細講過。在我們相處的那段日子，都為了生存而搏鬥，有空閒可以喘一口氣，都只是互相依偎著，享受一刻的寧靜溫馨，從來沒有想到要問對方的家世，反正大戰亂時代，都是家破人世，提起來，只會傷心呀！」

薛莉萍

「我祖母倒是講得很清楚。我們家很富有，祖母從來就無需工作，全職的照顧我。後來我知道，一半的財富來自祖母的養父，他曾經是清皇朝一個將軍，後來經商致富，另外一半的財富就是祖母年輕時旅行所買的各地收藏品，可是，自我懂事以來，祖母都是鬱鬱寡歡，富裕生活並沒有令她快樂。只有當她給我講述歷險故事時，眼神面容才露出光輝，小時候我以為只是書本上的故事，長大了看見家中的一件件收藏品，都是祖母說過的，才知道祖母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祖母自己啊！我年少時就夢想像祖母一樣的到世界各地歷險，但祖母說要有本事才可以離家旅行，否則只會掉到壞人手上，女孩子就更危險了。我最初任性不依，她就說找老師來教我開槍，騎馬，游泳，攀山和中國武術，又送我去特別學校，學習各地的文化歷史習俗，我是個死心眼的姑娘，就捱到底了。有一日，祖母說想不到我能夠苦撐到底，成績還不錯，如果有一兩個忠心的保鏢，也可以出門了，我興高彩烈了，但七八年來，拚命的學習各種東西，就是沒有注意到祖母衰老了很多，我自少和祖母相依為命，亦真是長大了，實在不忍心離祖母而去，反而哭著不肯出門。祖母也感動了，雙手攤開，我鑽到她的胸懷，更是哭過不停，那晚我們祖孫擁抱到深夜，一直沒有說甚麼，也不需要語言啊。第二天，祖母就將她長年帶著這片白玉和一塊心型石刻交給我，我還記得她這樣說：

「白玉是我的原名，那是中國苗族人的一個普通名字，養父給了我『薛莉萍』這個漢人名字。後來才知道，我是雙胞胎。姐妹出生不久，就被族中祭師斷定為天生的巫女，依例要交由族中巫術階層教育，父母親則被放逐到遙遠的外界。後來為了族中權力鬥爭，壞人將週月大的我帶離部落，拋棄到荒山野嶺。一個滿清皇朝的將軍打獵時救了我，收為養女。但養父因此得罪了這些巫師，就被下了惡毒的咒語，長年病痛難當。我長大後，四處尋覓解咒的方法。最後碰到一個自稱為『地藏菩薩門徒』的婆婆，她解開了養父的『痛咒』，但卻沒有能力除去『死咒』。婆婆說我俱有天生的靈力，於是教我使用，最後說徐非找到『地藏菩薩的使者』，否則無法解去惡毒咒語。我於是開始漫長旅程，踏遍地球每個角落，找尋可以解除毒咒的聖者。一同出發的還有幾個忠心家僕，其中一個帶著兒子，他少時候和我一塊兒長大，最後成為了你的祖父。可是我對不起他，有一天妳或許會明白這些奇怪的感情關係。」

「我沒有全心全意地愛他。因為我的心早就在法國讀書時，交給了一個學習醫學的法國青年，他的名字叫賓來格爾。但養父最終毒咒發作病重，我決定返回中國，一場浪漫就此結束。但不單只我沒有忘情，我的法國愛人更是對我朝思暮想。畢業後他參加一個到中國南方的傳教團，在人海茫茫的中國尋找我，最後更參加一個探險團，去到我所屬的那個苗族尋找。整個探險團都被部落的巫術師殺死，但這個醫生卻給紅玉姐救起，在昏暈之間，他以為找到了愛人。百般溫柔打動了紅玉姐，於是紅玉姐冒險帶他離開部落，他們也成為夫婦！世事真是弄人呢！」

「我那時已經走遍了半個地球，都找不到地藏菩薩或者祂的使者，還留在身邊的，就只有妳的祖父。是因為我寂寞，還是他百般細心溫柔，於是我將自己交給他。但我始終忘不了在地藏菩薩神像前發誓要解開毒咒，我不要他冒險，於是像從前對我法國愛人一樣，留下決絕的書信，再回到中國，去到那個苗族部落附近查探，伺機

解開毒咒之謎。但是，我應該想到，你祖父怎會掉下我一個人冒險呢！他不要阻礙我，只是遠遠地跟著，保護心愛之人。那時我的『念』力已經很有成績，本來可以發覺他，但我越接近部族的領地，就越失魂落魄。妳祖父也是武術的大行家，行藏更是小心翼翼，不過他最終還是被捲入這場風暴而去世。」

薛暮琳說到這裏就停下來。老軍官聽得出了神，並沒有即時追問下去。過了一刻才說道：「聽到妳的敘述，証實我並沒有猜錯。記得我說過老爹教我學習辨別玉石這回事嗎？一塊所謂的好玉，大部分是建立在玉的外貌，倒如色澤，光輝，溫度和圖案等等。但是很多中國人相信一塊好玉同時具有靈氣，可以辟邪和保護主人。我老爹告訴我一塊靈玉故然可以將靈氣傳到佩帶者的身上，但一個有靈氣的人如果長年佩帶一塊普通玉石，他的靈氣也會積存到玉石上面。所以我剛才說，這一紅一白兩塊小玉的玉質，只是普通貨色。不過它們卻含有靈氣，尤其是妳的白玉，靈氣正旺盛得很，原因是妳和祖母都有著靈氣迫人。」

我認為『靈』，或者是『念』，都是性質相似的東西。相傳以前中國有些和尚和道士也懂得這類的『法術』。而我這塊紅玉呢，最初我從依妮接過來時，就感覺到它具有豐厚的『氣』，但一日一日減退。只有一種合理解釋，不但依妮的母親具有靈力，甚至依妮亦是一樣，而我雖然懂得觀玉的氣，自己則毫無靈氣，幾十年來這塊紅玉也就漸漸變回普通的玉石了。後來又怎樣呢？」

「祖母在部落附近遇到了替她養父解了痛咒的那個婆婆。這個好心腸的婆婆到部落那裏理論和索取解咒的方法，可是勢孤力薄，還給巫師們打傷。於是她就在附近居住下來養傷，更一直沒有離開。在這許多年以來，她無數次偷偷進入部落裡查察，於是知道祖母有一個雙胞胎的姐姐，名字叫紅玉，是製造咒語的巫女，大約兩年前卻和一個探險隊中的白人醫生逃離了這個部落。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時祖母就想，怎麼這麼巧合。但怎麼樣祖母也估計不到這個醫生就是賓來格爾。婆婆還說多年前祖母出生後就被拋棄在荒山的這件事情，其實牽涉著一件非常複雜的陰謀。總體來說，部落裏面已經亂七八糟，除了族內爭奪權力和巫術知識之外，更有一股強大的外來靈力，在控制著部分的巫師，目的似乎在謀奪古代一個神祇收藏在部落裏，比巫術更高級的智識。」

「婆婆說她已經到了油盡燈枯之年，很快就會圓寂。每個地藏菩薩門徒，死後的靈都可見到地藏菩薩。她會將這裏發生的事情向祂報告。婆婆說這個天地有恆河沙數的世界，有恆河沙數的生命，每天發生著恨河沙數的事情，就算地藏菩薩有無限神通，也不可以知道世間所有一切啊。」

「祖母非常感激老婆婆，每天都在照顧她，將找尋咒語真相的事放到一邊。有一個晚上。婆婆說她佈置在部落內外的『靈眼』有訊息顯示有外人闖入，部落的巫師顯得非常緊張，於是就吩咐祖母去查察。真想不到祖母心底的愛人，為了請救妻子而回到這個苗區。紅玉雖然是祖母的姐姐，但祖母從來沒有見過她，更是最近才知道她的存在，其實沒有感情。更有甚者會『搶』走自己的愛人。祖母說她當時呆呆地發著獃，極度心亂如麻，不知所借，總沒有想到自己也是有夫之婦。祖母非常後悔沒有即時就救他們脫險，或許有的話，以後發生的事和後果就會完全不同。」

「部族的巫師將紅玉帶走囚禁，卻用咒術折磨賓來格爾，令他痛苦呻吟叫喊，從中取樂。祖母如何能夠忍受，於是用『念』力救了他。可是祖母終於經驗不足，落到族中本領高強的祭師長手中。以後所有發生的事情都和這奇怪的祭師長息息相關了！」

「當年祖母的養父曾說，一個苗人祭司長曾經親自去到將軍府警告他不要收養祖母。祖母以為這個祭司就是那個下咒語的罪魁禍首，所以對他仇視。但祭司卻好像對她並無惡意。還說已經將紅玉救了出來。他答應可以將祖母等人帶離正在大亂邊緣的部落。唯一條件就是容許他進入紅玉的思維，搜尋上古時代收藏著的一些珍貴紀錄。那個時代的中國，科學非常落後，普通人不會明白祭司的意思。但祖母在西方接受大學教育，走遍半個地球，更有機緣學習念力這種東西，已猜測到祭司長不是他的真正身分，他一定是來自遙遠星空，生命力附在祭師身上。只是不可肯定他是否老實。」

「就在祖母和祭師討價還價時，毀滅性的災難發生了。祖母也攪不清楚詳細的情況。大致是一個『地藏菩薩使者』來到這個部落，啟動了程式，毀滅上古時代保存在這個地段的神聖靈識。而長久以來隱藏在這個部落的神秘靈體，可能不甘心囊中之物被人毀滅，於是發動可怖的攻擊，和這一個地藏菩薩使者直接較量。這個使者一面啟動『結算器』毀滅資料，一面借用已經死了的那個婆婆的身體，警告祭師長不要插手圖謀這項上古時代的靈識，她叫出了祭師長的真正身份，解取了寄居在祭師身體內一雙生命的奇怪『約法』，容許她們可以回到星空。」

註：『約法』，星空下某些高等生命體的一種增強能力的神秘機制。生命體設下一些苛刻條件或規條，便可獲得更強的「靈」或「念」力。但一旦約法被毀，生命體便會停擺死亡。

「後來祖母才知道這個地藏菩薩使者的能力其實有限，他本來的任務只是要清洗部族裏面所有『靈識』紀錄，並沒有準備去保護這個部族，但由於他的『念』附在死去婆婆的身體裡面，意識上受到婆婆的意念感染，所以他借用測試祖母，紅玉和賓來格爾三個人的愛情操行，感動了剛離開祭司身體的那雙高等生命體，救他們三人逃出險境。但這個主意倉卒而成，計算就失準，產生了無法預測的結果。」

「後來呢？」老軍官發問，

「沒有後來了。祖母說如果要知道後來的事，我就一定要跟她學習一種叫『念』的能力。否則知道了從前，反而對現在有害。她給了我一塊心型石頭，說裏面藏著從前發生過的事件，但石頭被注入了特種念力，就算其他有高強念力的人，都無法打開枷鎖去窺視裏面的訊息。而我一定要具備相稱的念力，才可以打開枷鎖。兩年之後，祖母過世前，叫我試一試，但我的念力依然不足夠。最近在圖書館看到老先生的書，於是我就趕緊來找你老人家商談了。請問依妮是甚麼時候過世的？」

「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她死前的話我依然記得清楚。」

「營長哥，多謝你給我的愛，令人生有了真實和完整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重要。當我離開那個山谷後，困擾我一輩子的影像又慢慢回來了，我有好幾次都想回去，尋求寧靜。但我捨不得離開你，我們生活雖苦，我的心雖亂，但我願意跟你走到白頭，走到生命最後一刻。如果有下一輩子和下一輩子，我也必要找到你。不要難過，不要悲哀，您是明白的，我永遠會在你的生命裏，而你永遠也在我的生命裏。」

黑暗戰役

一年之後，老軍官收到一個小郵包，裏面是那塊心型石頭和一張薛暮琳的短函。

「多謝老先生給予指引和地圖，我終於去到那個山谷，在那裏我打開了這個石頭裏面的訊息。現在你只要用你那種觀看玉石的方法，也就可以『看見』以前發生過的一切事情了！」

我在山谷裏面，見到了另外一個比我更早訪問你的女仕，由於大家一齊努力，才可以打開封印。我們現在都較以前知道自己的過去，但沒有了『格依妮』，我們都不會是完整的，我們將繼續漫長旅程去尋找，我們也必有一天會和老先生再見面！」

於是老軍官用雙手輕輕地按在心形石頭上，慢慢閉上了眼睛。

這是一個漆黑晚上。不過這個地段的黑暗，並不是因為這晚星月無光，萬家燈滅。一股瘋狂靈體，正在抽取這個地段的所有能量。土地空氣頓時降溫，水源結成寒冰，樹木萎縮倒塌，花草凋謝，動物，牲畜，人類相繼癱瘓死亡，能量和生命力量正被搶奪，整化和重新集結，重重包圍著一個小山崗，而包圍圈就逐漸逐漸地縮窄。

「固突巴斯爾亞」「恆時儲識庫」的一雙「管員」剛剛離開了祭司長的身體，她們開動了『行裝』轉換器，返回了原來的行裝，雖然這並不是按照正常程序，但是現在形勢非常危急，並沒有更安全的辦法。離開之前她們將念力注入祭司的身體裏面，所以依然監察著那個小山崗。於是她們看到了三個人類高尚的愛情，肯為愛同生共死。

固突巴斯爾亞靠愛情進化，一雙管員的心意相通，也不需要討論，已經採取行動，要將這三個人類救出險境。

她們利用尚留在祭司身體內的念力，形成一個「容器」，保護著三個人類，並催動念力破開一條通道，去拯救紅玉，白玉和賓來格爾。幸好他們在最後關頭擁抱在一塊兒，保護容器也可以縮到最細。如果他們三個人分開來的話，拯救行動也就沒有可能了。

但是，她們隨即發覺只靠留在現場的念力，並不能夠破開正在增強的包圍網。她們知道危險，但危險並不能動搖固突巴斯爾亞的愛情信念，星空第二紀的文明靠固突巴斯爾亞而開始，而固突巴斯爾亞的進化靠愛情開始。沒有愛情，一切文明不可能建立。這個邏輯是億古不變的。

於是這雙管員衝入了圍困之中，實行親身打開一條狹窄的通道，接引受到念力推動和保護的容器。

另一方面，地藏使者已經成功啟動了結算器，所有藏在這個地區有關『一』的『真實真理』索引目錄正被清洗，不可能逆轉。他想撤去附在「婆婆」身上的念力，那只不過是調虎離山，引蛇出洞的策略。但卻發覺一雙「管員」正轉返途中拯救三個愛侶，他立即明白，忘記了計算她們不按正常程序起動原來行裝所損失的能力，不能將儲在行裝內的念力注入遙控的容器，打開封鎖。那時千鈞一髮，不容許重新計算，地藏使者知道無法打敗瘋狂的敵人，一面發出警報訊息，一面抽取死去婆婆的物質能量，從圍困裏面幫助打開通道。同時間，他打開保護自己的結界，引誘敵人分散力量，這也是極危險的決定，但這本身是一個危險年代，地藏使者所幹的任務也越來越複雜和凶險。

這個地藏使者屬於『容』的性質，有著堅韌的力量，敵人要有幾倍以上的力量，才可以將他的念力擊破。他認為只要敵人將三成左右的力量抽調出來攻擊他，那雙管員就可以安全救走紅玉姐妹和賓來格爾。

可是如意算盤往往失算，敵人雖然瘋狂殘忍，但卻是非常專注，更不魯莽。否則不會長久隱伏在部落裏部署。似乎他認為『一』的秘密依然藏在紅玉和白玉身體裏面，所以並沒有理會地藏使者的誘兵之計，而一心一意要捕捉紅玉姐妹。這個時候就是連那雙管員也墜入羅網之中，如果他們不即時抽身撤退，就連自身都有危險，如果他們的行裝被整化，敵人勢力就變得更龐大，就算加上幾個地藏使者，都沒有把握消滅他。這是個生死存亡的局面，這個地藏使者不能不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衝入圍困之中。不過這也就變成一網打盡的局面。敵人除了最初不慎，給予了機會，讓地藏使者啟動了結算器，之後的每個行為都謀定而後動。

一雙管員也知道這次極度兇險，她們跨過星空，探索宇宙的各種智慧，從來不畏『停擺』，但最重要的還是生死相伴。於是她們啟動只有管員才擁有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共生程式」，將一個行裝拋棄，兩個生命共用一個行裝，將拋棄了的行裝轉為能源，再化為念力。瞬間念力增加了幾倍，已經打開了黑暗重圍，她們已經非常接近保護著三個人類的容器。這雙管員有著高尚情操。她們多次可以選擇置身事外，全身而退，但卻為了完滿星空下的愛情，不顧自身安危，越陷越深。

註：『停擺』，星空的通用詞語，近始人類的死亡

管員能夠霎時增強力量，令到敵人有一刻的驚訝，而在這個關頭，那個地藏使者也直接加入戰圈，包圍網稍為舒緩，管員已經掌握著容器，轉身向外突圍。

管員那時有著寬裕的時間撒離戰場，帶著三個人類遠走高飛。但她們卻發覺衝進來的地藏使者正在苦力支撐，她們的心腸真好，竟然返回戰場伸出援手。敵人圖謀的只是容器中的兩個巫女，但知道必需先徹底消滅這雙管員和地藏使者。於是集結了龐大力量出擊，但並非轟向管員和地藏使者，而是容器。悲劇到這裏於是發生。管員知道簡單的容器沒有能力可以抵抗強大攻擊。那個附生在行裝內的管員立即脫離行裝，用一半的生命力擋住那置命一擊，另外一半化為念力，將愛伴的行裝和容器送出重圍。

我在星空中的名字是『蓉』，在人類世界他們稱我為『地藏』。這個時刻我才從遙遠的星空趕到。行裝和容器雖然能夠脫出險境，但行裝依然受到重擊。我從來沒有感受過愛情，但卻感慟。犧牲了自己的那個管員尤其令我感到哀傷。於是在消滅了這個兇悍狡猾的靈體後，我在方圓五百里內，盡量收集她破碎不全的生命力。

紅玉姑娘，妳已經有了和賓來格爾的身孕，這個捨身救助你們脫險的生命，需要一個「容器」去進化和生存，我就將她放到胎兒那裏，我也不知道她要到何年何月才可重獲以前的意識，或許要好幾個世代。

這個在行裝裏面的生命，沒有致命的傷勢，但也為了保護妳們而受到重創。我可以令她復原，但她沒有了另外一半的『伴』，並不容易生存下去，也著實無邊痛苦，所以我亦已經將她的生命力提取出來。白玉姑娘，妳也已經有了和丈夫的胎兒，他一直跟蹤著妳而被殺害。我將這個管員的生命力放了進去。

終有一天，她們會重新找到自己和『伴』。沒有徵求妳們的同意，就做了這些事。但我想你們也不會反對，你們的生命都是靠她們保護而無損一髮。沒有她們，你們會落入可怕力量的手中，恐怕比死更恐怖，胎兒也必被蒸發。總之你們就沒有虧本。這個行裝，修補之後，我會將她們一部分的生命力放進去，然後送回「固突巴斯爾亞」，看看有沒有奇蹟發生。

這片土地將會踏入大混戰的年代，炮火連天，妻離子散，處處家破人亡。到了外面，最好盡快離開。我會重新封印這個山谷，不讓人發現它，或者終有一天她們會在這裏尋找到自己。」

老軍官依然用手按著那塊心型石頭，他依然閉著眼睛，但他的心靈一早已經打開，他知道他的「伴」也從來沒有離開他，她每時每刻都在他的生命裏。他看到的不只是一場戰役，而是一個旅程，由遙遠星空而來，有一日必然回到那裏！